

景德鎮製洋女金便器

祝之



文化什錦

由現在起至四月十四日，香港海事博物館在舉行一個有趣展覽，題為「花旗飄洋一七八四至一九〇〇年遠航來華的美國商人」，展出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來華的美國商人的各種用具。芸芸用具中，有一件特別惹人注目，那是由丹尼爾·納德勒及薩嘉·納德勒夫婦贈、溫特爾圖博物館藏的一個十九世紀時期的女性便器，名為布爾達盧（bourdaloue），便器上有描金彩繪，由中國江西景德鎮製造，製作年期大約為一八一一年。

溫特爾圖博物館，位於美國東岸的特拉華州，在紐約和華盛頓之間，有「美國第一州」稱號，因為它是第一個加入美國聯邦的州。上述女性便器文物，據說源自一個名為路易士·布爾達盧（Louis Bourdaloue，公元一六三二至公元一七〇四年）的耶穌會教士，文化水平很高，是修辭學、哲學和道德神學教授。他演講動聽，每次演講，觀眾都全神貫注，有些人不能漏掉他所講的每一個字，因此中途不離座，偏偏布爾達盧每次的演講都冗長，演講場地並不是劇場或酒館這類一般的公共地方，那兒沒有公共廁所。穿著華麗的高貴女士帶同便壺往聽講，時間太長，想如廁，又不想離座，便以裙擦擦起曳地長裙，再把便器伸進裙內，小心翼翼地廁，怕小便弄髒長裙。小解完畢，有在旁的侍女侍候，負責把便器拿走清洗。便器呈長方形或橢圓形，附有手柄，邊沿向內，是為呵護女子幼嫩皮膚而設計，以免刮到她們的皮膚。上述便器，由中國江西景德鎮製造。

古老的華夏文化中就有於生活器具上繪彩的工藝，從新石器時代到楚秦漢時代，朱漆木碗、青銅器、漆器，已經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慣常用具。唐宋元明清時代，漆畫更變化多端。描金是漢族的傳統工藝，戰國時人們已經開始在漆器表面上描繪金花紋。

該展覽展示昔時美國來華商人的各種生活用具，這件女性便器文物，是否就是昔日美國商人的女性家眷所用，展覽上沒有明說，但觀此精美瓷器，一方面足見洋人對景德鎮瓷器之重視，另一方面從瓷器上繪有的洋花紋，也可見中西合璧之精髓所在。



▲中西合璧黃白底鍍金的精美瓷器，原來是女性便器 作者供圖

韶山札記

白頭翁



閒話煙雨

好不容易才找見一位「歷史證人」，她說得十分精巧，一九六六年？我還沒出生呢！這個池塘肯定是後來挖的，不挖哪裏找這麼多景？你到哪兒拍照去？她就差沒說我們哪兒掙錢去了。她是池塘邊的攝影師，正忙着揮汗如雨地點鈔票。到了韶山，我才知道毛主席還有那麼多哥們兒姐們兒，滿大街的餐館，滿大街的招牌，毛家人的姓名都赫然居上。中國沒有哪條街上有那麼多有名有姓直呼其名的餐館，絕對沒有。

除了韶山沖，按澤字排序應該和毛澤東是同輩的，論兄稱弟的，眼見的順手摘錄幾個絕非插入廣告。如：毛澤福餐館、毛澤連餐館、毛澤河餐館、毛澤軍餐館、毛澤先餐館、毛澤啓餐館、毛澤根餐館、毛澤友餐館、毛澤遠餐館、毛澤紅餐館、毛澤朝餐館、毛澤義餐館、毛澤國餐館、毛澤仁餐館等等，至於似乎不在排輩上的毛新桂餐館、毛仔仔餐館、毛阿婆餐館等更是舉目可見。所有餐館裏最拿手的看家菜就是毛氏紅燒肉，那副對聯寫得樸實敦厚。上聯：土雞自己養，下聯：蔬菜自己種，橫批：毛氏紅燒肉。

毛氏紅燒肉現在已成為全國一道通菜了，以北京為例，沒吃過毛氏紅燒肉的人肯定有，但不知道有毛氏紅燒肉這道菜的肯定不多。毛氏紅燒肉被正式列入菜譜的肯定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再早誰知道毛主席愛吃紅燒肉呢？誰知道毛主席靠吃紅燒肉補腦呢？一九六六年我們串聯到韶山，吃了兩天紅米飯拌青菜，喝的是南瓜湯，沒吃過一塊紅燒肉。那時候，我們天天學習毛澤東思想，背誦《毛主席語錄》，竟沒有一個想到毛主席究竟愛吃什麼。我知道毛主席愛吃紅燒肉還是比較早的。一九七〇年我作為北京知識青年到山西插隊時，去山西忻州地區的代縣開會，住在代縣的招待所裏，在大飯堂裏吃飯，一進去迎面一排金光閃閃的大字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這裏的大米很好，我再吃一碗。一了解方知，毛主席當年從延安過黃河經山西去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時曾經路過代縣，在代縣住了兩個半天吃了四頓

飯。給毛主席吃什麼是當時打前站人員的重要任務。當年為毛主席吃住忙忙外的人一九七〇年大都還健在，也都很自豪。有的說我為毛主席殺過豬，有的說我為毛主席號過房，有的說我為毛主席燒過水，也有的說我為毛主席放過哨。毛主席要吃紅燒肉，代縣的大米飯要配上紅燒肉才香。但當年村裏有豬的人家不多，有大豬、肥豬的人家更少。看了幾戶人家的豬，毛主席身邊的人都不滿意，豬太瘦，肉不香，有沒有肥豬，肥得一身肉，肥膘至少有二寸厚的豬？千找萬找終於找到一家，進豬圈一看，那豬果然富態，肥得光臥着連動都不願動，拿棍揮牠也只是搖搖頭哼幾聲。來人一片叫好，功夫不負有心人！但那家人就是不賣，說下天大來，就是不賣。解放軍幹部買豬不用邊區幣，給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人家還是不賣。要等他家老太爺「過米壽」時才開刀問斬。僵住了，又不能強買強賣，更不能說為什麼要買這頭豬。還是村幹部「土八路」厲害，進去說了一句話，房東就痛痛快快地真心實意地答應賣豬。解放軍幹部很敬佩村裏的土頭灰臉的幹部，問有什麼高招能叫這麼個「老頑固」開竅呢？村幹部笑着說，嚇！拿什麼嚇？日本人！拿日本人怎麼嚇？我進屋就神神秘秘地告訴老太爺：有情報，過兩天日本鬼子要大掃蕩。可日本人早就投降了？可老太爺不知道啊，老太爺就知道日本鬼子的據點在黃莊。老太爺也挺納悶，他說了，這麼長時間鬼子都沒來掃蕩，我心裏一直不踏實，這回要掃一定是大掃蕩，咱那肥豬跑不動，與其餓了鬼子漢奸，不如賣給八路軍！笑得人們前仰後合。

毛主席終於吃上了代縣香噴噴的大米飯，香噴噴的紅燒肉。毛主席語錄還有後半句，沒敢寫在上頭。毛主席語錄的後半句是：這裏的紅燒肉更香，解饞。毛主席還選紅燒肉。沒敢寫，但代縣招待所的幹部、職工都知道。「文化大革命」背誦毛主席語錄最熱鬧的時候，早請示晚匯報時，他們都恭恭敬敬地站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像前，齊聲高誦：「這裏的紅燒肉更香，解饞。」背誦得特齊，特有感情。代縣的人民群眾知道偉大領袖毛主席愛吃紅燒肉。

(中)

童年伴侶「小人書」

鍾亦

掛在老舊的自行車把手上。偶爾，冰棍會換成一本連環畫。爺爺給我買的連環畫，內容上他是不大講究的，我想，大約當時是看着封面買的吧。既包括古典的《三打白骨精》，也包括反映工人風貌的《沸騰的群山》，大多是由人手繪出來的。後來開始大量出現從電影轉換的連環畫，多是當時受歡迎的「反特」題材，《黑三角》、《鬥黨》、《東港諜影》等等。

年幼的我覺得它們真好看。坐在大雜院的小桌子上，往往能反覆看一下午。陽光從西屋門口移到東屋門口，下班的人們開始在屋門口的蜂窩煤爐上做飯。那種樂趣比吃冰棍來得持久。

小夥伴之間借書的記憶不多，大約當時的孩子都太過寶貝自己的「小人書」吧，捨

得外借出去的基本上都得是死黨密友。記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小人書」都是在當時我巷口的那個小書攤看到的。那個小書攤的攤主是個三十來歲的中年人。連環畫都放在書架上，書架大約是他自己定做的，可以合起來帶走，打開以後，那些書花花綠綠的封皮能看得一清二楚。小攤周圍放滿小板凳，硬硬的，坐上去不舒服。那時，看一本「小人書」要收兩分錢，但如果拿下來只翻了幾頁，覺得不對口味，是可以免費調換一次的。這規定倒還挺合理。那時每當自己有了一兩枚分幣的時候，我往往就站在書架前，一邊摩挲着口袋裏那枚硬幣，一邊認真研究封面上那些書名。那認真勁兒，比如今在書店裏挑選書不知嚴肅多少倍。一旦拿起書坐下，我就完全忘記自



作者供圖

己身在何處。往往一本書看一遍不夠，還得從頭再看一遍，有時我都能感覺到這痴迷勁兒惹得那攤主頗為不滿呢——估計是怕書被我翻舊了就不好賣了吧。這樣的歲月，一直持續到我小學五年級時，家裏人買來了《西遊記》，不是連環畫，而是中國古典文學書裏的那套。以此為標誌，我告別了連環畫，而到那時為止，我的「小人書」已經可以裝滿兩個不小的紙箱了。再後來，上了高中，因為搬家等人生申

時光倒流

月松

樓上舖」。沿樓梯前後左右都貼滿照片，善美影室燈光暗暗的，壁上掛着大大小小的家庭照、獨照，也有不少港星名人照，彷彿回到七八十年代的老香港。

一九三七年開業的「尖尖照相」，當時的老闆是劉慶舖，後來搬到北海街現址的單位，再後來在一九九六年移民加拿大，他把相館傳給了他的學徒，也就是現在的老闆，林國盛。「尖尖」用原始技術，舊式菲林，擺甫士慢條斯理拍照，再由老技師用素描筆在硬照上「化妝」加工，執淡臉上的暗瘡、眼袋、皺紋之類，最後製成懷舊味十足的相片。

它曾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影樓，見證菲林相機的興衰起落，走過黃金時代。林老闆說，「尖尖」寓意生意由小做到大，正是「尖」的字形解讀，口號是「極峰優美，絕頂廉宜」。取名善美前，店名曾叫「尖美」。因為林國盛大太太名字中有「美」字，他希望如「尖尖」老闆般，跟老闆娘互相補位，因此改名「尖美」。但他太太興趣不在此，尖沒了美，拍檔提議以「善」字代替，店名才叫「善美」。

在「尖尖」拍照過程很有意思，兩老隆重其事，父親梳頭打領帶，母親則穿上旗袍改良的酒紅色連衣裙，自稱是要嫁女



「尖尖照相」已改名為善美影室 資料圖片

時才穿的，兩人一直互相整理衣服和髮絲，少見他們這般姿整。林老闆為我們拍照，我們既緊張又期待，就像是第一次拍照。林老闆和他的妹妹告訴我們很多老故事，聊天時有幾個客人光臨，但是聽到不是「即影即有」都轉身離開。林老闆仍然每天等待願意來拍膠片相的人，「尖尖」還是兩個老人的烏托邦。

幾天後再到影室取相片，我們看到相中的自己都大為驚喜，眼神裏有光，嘴角的絲絲笑容，怡然自得，絲毫不見當時的拘束。每一個小步驟，微細的人手小工序，把歲月的心思與習慣，寫入照片。

數碼時代的來臨造就了模擬膠片的復古風潮，「膠片感」雖可模仿，人情味卻不可複製。尖尖照相，相在，情在。

桃花情重

張茅



香港隨筆

趁着洋溢春意，春花到處盛開，正是郊遊賞花的好時節。

北方賞梅，梅花耐寒，風雪中顯出她的嬌俏，踏雪賞梅，是北方人的雅事。

港人賞桃花，桃花適宜在香港的氣候生長，花朵茂密，長滿枝頭，正合香港人「花開富貴」，避年宵，買年花，只要家庭裏騰得出地方的，折此一枝歸去也，都喜歡客廳插一株桃花。

近年多家公園大面積種植桃花，配合春日氣氛，一家大小假日遊公園，觀賞桃花盛放，拍照留念。不比八九十年代，公園沒有桃花，不見柳樹，孩子心裏的桃紅柳綠，只是書本上的句子，那時看桃花須到新界，還須特定的日子，年宵市場前便要去，到了年宵啓市，新界農場的桃花一株一株斬下來，運出年宵花市，在這幾天內，小型的農場五十至一百株，大農場一百至七百株，桃花滿園，春色紅艷的花地，驟然一片光輝。只有驅車到花地的人家才有機會到新界賞花，現在一般人家可以到公園觀賞。

觀賞桃花有幾個去處，香港仔黃竹坑公園、大埔海濱公園、青衣公園都是好地方。

青衣公園的桃花林當為全港之冠，佔地零點六四公頃，位於公園中央，由二〇〇〇年開始首批種植二百株，現在增至近四百株，多了一倍，這真是桃花成林了，新春前後所有桃花長滿枝頭，春意盎然，整個山坡紅艷艷，看到不少拍友遠的近的，選擇不同角度取景，大人孩子美少女花前月下留影，青衣公園的桃花林充滿人聲鶯聲。公園採用歐陸式建築，觀看桃花之餘，園中各處均可賞玩。

黃竹坑公園內有「世界花園」，種植花樹三千七百多株，新春正是蘭花與桃花時節，不少遊人看桃花而來。

大埔海濱公園臨近吐露港，山光水



▲春暖花開，青衣公園中的桃花正盛



資料圖片

色優美，遊人看桃花，再登上回歸塔眺望吐露港，這裏有說不盡的千年來朝廷採珍珠的故事，可知這一片大海的名字叫「瀾川」。

元朗八鄉今有三大桃花園，八鄉有桃花鄉之稱。今之桃花鄉，與六七十年代的大埔，沙田的大圍到處種桃花，不可同日而語，今日所見大圍密密麻麻的住宅大廈，商場林立的街道，原是大片桃花地，花農是這片土地的居民，坐落於花地的鐵皮木屋是花農的家。新界花農四千多戶，那才是香港鮮花鼎盛的年代。

羅泉叔是大圍花農，因緣際會，相交為友，有一段時候，對花木發生興趣，常探訪他家，走下他的花地，看到他種的許多花蕾摘掉，每株只留下三幾朵，又見他把樹的幼枝接到柑樹的枝幹上，更不解的，他把桃花的樹葉毫不在乎的摘掉，大約除去三分之二，看來好好的桃樹，露出頹枝。——「幹嗎這樣？」我忍不住啓口了。羅泉叔慢條斯理笑說，把多餘的花蕾摘去，往後長出的幾朵菊花又肥又大，柚樹與柑樹接枝，到了農曆春節，柑樹便長出小碗口大的柑子。如果不摘去桃花的葉，樹葉與花蕾爭營養，花長不出，出來的也不多。原來如此。

羅泉叔的種花學問回想生動有趣，

例如白居易《長恨歌》中所說的「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便確有其事。港島半山發現一株「連理枝」，由兩株不同的樹合生。秘趣在於樹皮和木質之間的一重細胞形成層，憑着細胞向裏向外強烈的分裂，使樹幹粗大起來，如果兩樹在風雨中摩擦，把樹皮磨光，挨在一起，細胞層就彼此同時分裂，使兩棵樹天衣無縫地合生起來，彼此的矛盾獨立便統一起來。

花農果農什麼時候從連理枝得到啓發，才發明人工嫁接，改良果品品種。桃李接枝，長出的桃色紅味甘，梅桃接枝，梅子肉爽脆，這些技法，早載於唐代郭蒙所著的種樹書上。回說數萬元一株的賀年大桃花的生長秘笈，也是接枝，以桃接桃，把桃的幼枝大量接在粗大的樹頭上，三、五年後，長成枝丫茂盛，樹幹高挺的大型賀歲桃花。

港人偏愛桃花，試讀「桃」與「圖」廣東話同音，生意人喜歡「有利可圖」、「大展鴻圖」，茶樓酒家，商場與寫字樓以大株桃花接新年。人們也常說「行桃花運」，桃花是愛情之花，想拍拖的男女，過年繞桃花走一圈，求桃花運到，早得良伴。

公園眼前景物是「人面桃花相映紅」，「桃花依舊笑春風」，春郊的樂趣便在這其中了。



人生在線

我們這一代人比不得如今年輕的一輩，且不說各項自幼培養起來的興趣愛好，單說娛樂活動就是一代更比一代豐富。同齡的或許愛登山，或者喜跳舞，相比之下，我平時還沒什麼娛樂活動，有時間就拿來讀書或者看看影視節目。以至於如今，我也很難說清楚究竟從何時起喜歡看印在紙上文字，不過現在倒是慶幸早養成這愛好，否則真不知該人生漫漫長路，還靠什麼來做精神食糧。

但如果認真探究，我童年時候看過的那些連環畫，或許可以看作讀書的起點。連環畫，那會兒也叫「小人書」。四十多年前，我能夠獲取它的途徑無非三條：家人買；小夥伴借；書攤上看。

在日漸模糊的記憶裏，童年生活中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每天正午，爺爺從單位回家吃飯時，都會給我帶根冰棍——那顯然是烈日炎炎的夏季。他會用大手帕包着冰棍

◀被俗稱為「小人書」的連環畫伴隨了一代人的童年生活

的顯沛流離，隨身沒法帶太多書，那些「小人書」就顯得更加沒有價值，以至於在一次清理時，連紙箱子帶書都給了沿街收廢品的人。我到現在都記得，那是個陰天，我站在老院門口，因為剛下過雨，腳下還有些泥。我看着那個收廢品的老人家將我裝着連環畫的紙箱隨意丟在破爛的架子車上，竟沒有意識到，一段特殊的時光從此離我而去。

不久以後，老院子也被拆除，就好像它從沒出現在那裏一樣。在那裏上演過的人與事，也隨風而逝，蕩然無存。村上春樹在小說《且聽風吟》裏寫過一句，「曾經以為走不出的日子，現在都回不去了。」

我讀的時候並不以為然，很久以後才明白這就是人生無奈最直接的表達之意。隨着我那兩箱「小人書」的離去，我的童年和那些關於童年的記憶也早已隨風遠去了。